



〔美〕纳特·亨托夫 著

周婉筠 译

萨姆 和 他的“哥儿们”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萨姆和他的“哥儿们”

〔美〕纳特·亨托夫 著

周婉筠 译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汤继湘

封面设计 于 宵

插 图 周鸣祥

萨姆和他的“哥儿们”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印张 4.375 字数 85 千

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800册

书号：R10247·337

定价：0.7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此书真实地再现了当代美国中学生的生活画面。

萨姆是奥尔科特中学的一名学生。他生性活泼，在课堂上顽皮，有时甚至恶作剧。但他勇敢正直，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，尤其不满学校的教育方式。该校校长——萨姆的父亲对萨姆管教很严，这更增强了萨姆的反抗情绪，他认为父亲不近人情。在学校发生的一次勒索事件中，萨姆由于过于看重“哥儿们义气”，被卷入事件中，遭到诬告。经过斗争，真相大白。萨姆在生活中又上了一课，他开始重新认识学校和父亲。小说描写生动，故事引人，出版后受到美国学生的欢迎。译文首次与我国读者见面，也将受到小读者喜爱。

1

萨姆一边往面包上涂果酱，一边对妈妈说：“我们班有个学生，他父亲是特拉法加学校的校长，可他父亲把他送到我们学校来上学。因为他父亲认为，父子俩在一个学校是不方便的——对孩子也不好，对父亲也不利。”

他伸手去拿可可茶，袖管却粘到果酱上了。妈妈递给他一块餐巾说：“先把你袖子上的果酱擦干净，再把衬衣口袋里的熏肉拿出来，你是想留着它在学校吃吗？”

萨姆用餐巾擦了擦袖子上的果酱，结果，却抹得到处都是。他问妈妈：“为什么爸爸非要我到爸爸的学校上学呢？”

“因为你爸爸认为，他的学校是这里最好的学校，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到一个不如奥尔科特的学校去学习。”

萨姆从衬衣口袋里掏出熏肉，不高兴地吃着说：“我不愿意在爸爸的学校上学，非要我去是没有好处的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撒娇了。”妈妈笑着说，“你知道，你父亲觉得，如果他不能平等地对待你和其他学生的话，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校长。”

萨姆一口喝光了可可茶，说：“是的，有时我真怀疑他是不是还记得我的名字。”

突然，他慌乱地在衣服口袋里摸来摸去，又爬到地上，往桌子、椅子下面看了看，爬起来又在桌子上仔细审视了一遍，终于在盛着麦片粥的碗里发现了他的汽车月票。他一把抓起来，顾不上擦干就装到上衣口袋里。

“妈妈，当有的学生用那么难听的话骂校长，而校长就是你父亲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”萨姆一边说，一边把书、本子，还有两支没有笔帽的钢笔一股脑儿塞进书包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替父亲争辩呢？”妈妈说着，点了一支香烟。萨姆站在母亲面前，象个斗架的小牛犊，看着妈妈手里的烟说：“你说了要戒烟的。”

“我正在戒。”妈妈不耐烦地说，“再说，一个经常在学校打闹，每天晚上叫人催着才做作业的人，在两个星期中就丢了两件外衣的人——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说了。”

“就说现在吧，还是一只脚穿皮鞋，另一只脚穿着运动鞋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？”

萨姆看了看妈妈手上的烟，又看了看妈妈，做了个鬼脸。

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”妈妈又说，“你为什么不替爸爸说话呢？”

萨姆穿上灯芯绒外衣，把一根香蕉装进右边的口袋里，说：“那才正中他们的计呢，如果我替爸爸说话，他们会

骂得更凶。”

“他们不怕你告诉爸爸吗？”妈妈看着萨姆的双脚，摇了摇头。

“唉！妈妈，你以为我是那种人吗？他们比你还了解我。”

“他们应该知道，你父亲总是提前吃了早点到学校的。”

“是的，爸爸经常说，”萨姆学着父亲的口气，压低嗓音说，“‘学校的校长就应该是第一个进校，最后一个离校的人’。”说着，用手敬了个礼，说：“爸爸认为他就是船长。”

“你注意，不许不尊重爸爸。现在，把你的那只运动鞋脱下来，换上那只皮鞋。”

“来不及了。”萨姆说着，向门口走去，“校长说过：迟到的孩子就是懒孩子，懒孩子就不是好学生。”

母亲站起来说：“他从来没有那样说过。回来！你父亲不允许穿运动鞋到校。”

“没时间了，来不及了。”萨姆喊道，“再说，我穿的又不是一双。”

“萨姆！”妈妈又喊起来，“你拿南瓜干什么？”

萨姆脖子上挂着书包，嘴上叼着月票，两手各抱一只大南瓜，差点儿开不了门。门打开后，也顾不上关，用鼻尖按了按电梯的按钮，看到电梯正往上开，只好慢慢步行下楼。

到了街上，他小心地抱着南瓜，走到车站等车。南瓜重

得使他弯着身子，书包都快拖到地面了。汽车过来后，他艰难地跨上车，靠在司机座位旁。

司机说：“请买票。”

萨姆把叼着月票的嘴伸到司机耳后，嘴里咕哝着，没法张口。

司机头也没回，耳朵挪开了点儿，说：“别捣蛋，我又不认识你。”

萨姆无法，只好张开嘴，月票掉到脚上了。萨姆朝地上点点头说：“月票。”一边抱紧了左手快要掉下来的南瓜。不小心，右手的南瓜却掉下来，正好落在司机腿上。萨姆解释说：“刚才月票在嘴里叼着，没法说话。”

司机冷冷地盯着萨姆，从腿上拿起南瓜，塞到萨姆手上说：“你自己拿着吧，我们可不允许要乘客的东西。”

萨姆小心翼翼地弯下腰，用胳膊夹着南瓜，腾开一只手，正要拾起月票，车颠了一下，一只南瓜掉下来，滚到过道上。他急忙直起身去追南瓜，胳膊肘碰到椅背上，疼得他叫了一声，另一只南瓜也掉了，他又惊叫了一声。眼看南瓜骨碌碌地滚到车厢后面，停在乘客们的脚丛中了。

司机说：“呵，你就是昨天那个穿四轮滑冰鞋上车的小伙子吧？”

萨姆眼盯着又在乘客脚下滚来滚去的南瓜说：“是我，下次我再也不穿滑冰鞋坐车了。昨天下车时，我差点滚到车底下去。”

前面出现了红灯，司机刹了车，说：“啊，上帝，快把

你的南瓜拾起来下车！我不许醉汉上我的车，也不许你这种人坐车。”

萨姆抗议道：“我有月票，你不能让我半路下车。”

司机提高嗓门说：“我可以决定谁能坐车，谁不能坐车。下去！”

一个高个子，红脸膛的男乘客捡起南瓜，走到车前，递给萨姆手里，对司机说：“你不是开玩笑吧？这孩子并没干什么呀！”

萨姆忙说：“是的，我又没干坏事，让我看看有哪一条上规定不能带南瓜上车的。”

司机对那个乘客说：“你听着，昨天这个疯子差一点儿让我的车压断腿！我要教训教训他，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再穿着滑冰鞋，抱着南瓜上车了，免得把我气疯。”

乘客说：“你也听着：你没有权利让他下车，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？”

司机一边打开车门，一边说：“感谢上帝，我没孩子。”

萨姆抱着南瓜跳下车。

那个乘客还在朝他喊：“你不用下车。”

萨姆回头喊道：“没关系，我记住了他的车号，我要告他的。”

司机并不示弱，喊道：“你永远不许上我的车！”

坐在司机后面的一个老年妇女指责说：“你是个大人嘛！”

司机咕哝着说：“我还想让每个人都下车呢。”

车开走后，萨姆皱着眉头，把南瓜放在地上，在口袋里找着月票。半晌，才想起来：哎呀！我刚才就没把月票拾起来。

十五分钟后，萨姆才抱着南瓜，来到学校。南瓜在路上又掉了几次，现在已摔得裂开了。在学校门口，又矮又胖的黑人门房穿着挺括的工作服，胡子刚刚修剪过。看到萨姆进来，说：“这星期你是第二次迟到了。”

萨姆说：“我被司机从汽车上赶下来了。我买了月票，司机无权赶我下车，不是吗？”

门房笑了笑：“除非你干了错事。”

“得啦，”萨姆说着，又把一只南瓜掉到地上了，他连忙抱紧了手里的那只，弯下腰拾起南瓜说：“那个司机有偏见，他讨厌南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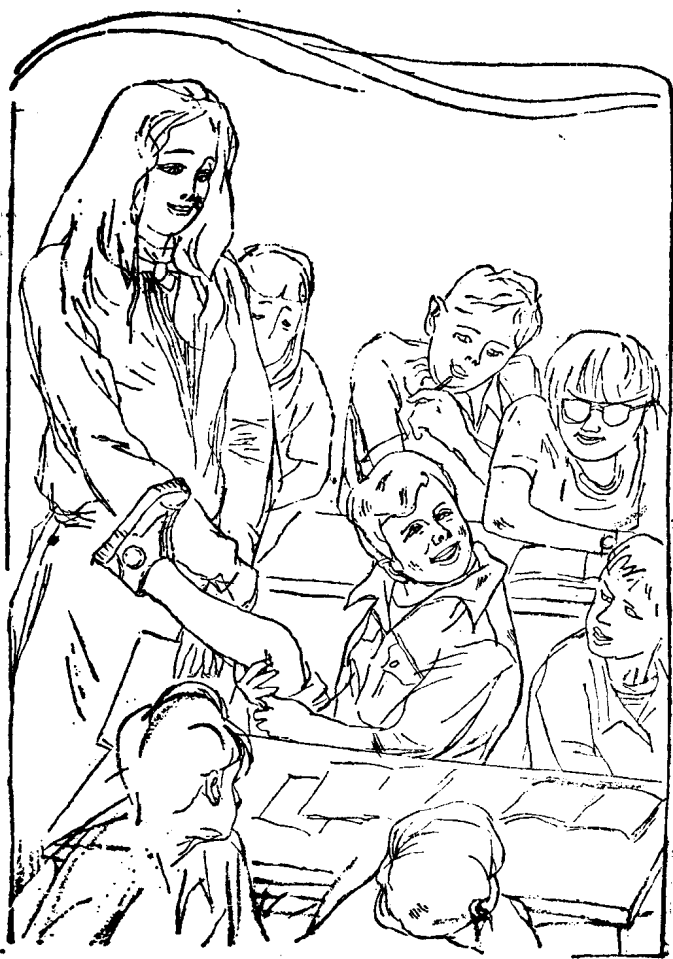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你最好把他告到南瓜大王查理·布朗那儿去吧。”说完，大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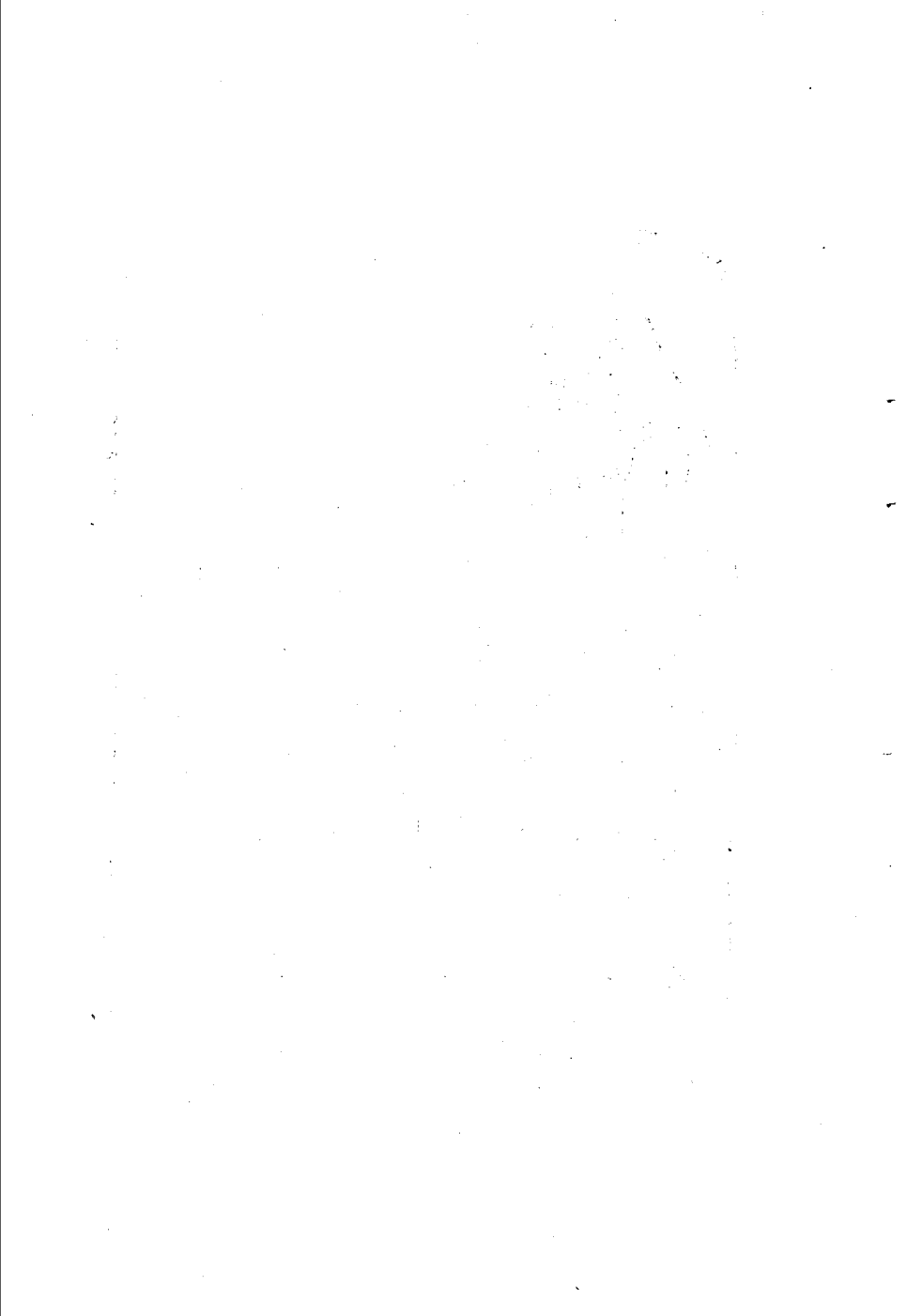
萨姆心想，这个笑话说得真没意思，就没理睬他，自己抱着南瓜摇摇晃晃走了。

到了教室门口，萨姆用前额轻轻敲了敲门。沙利文小姐从黑板前转过身，看到是萨姆，叹了口气，把门打开说：

“你来了就好，我已经给你划了缺席。”

萨姆走到教室后面，学生们目送他走过去。他把南瓜轻轻放在墙角，得意地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，沙利文小姐？我说





过我要把最大的食品送给万圣节^①前夕的晚会。”

“你能遵守诺言是应该受到称赞的，你也确实从来说是说到做到。”沙利文小姐看看萨姆，又看了看已经稀烂的南瓜，忍不住又加了一句：“你是把南瓜从家里一路滚着来的吧？”

全班同学都偷偷笑起来。萨姆咕哝着说：“我在路上碰到了点儿麻烦。”

沙利文小姐伸出一只手说：“请交历史作业吧。”

萨姆用左手拍了一下脑门，急忙在书包里翻找，又在上衣口袋里掏掏，香蕉从口袋里掉了出来。忽然，他想起历史作业忘在厨房的桌子上了，就在可可茶旁边放着，心里直抱怨妈妈怎么没提醒他。

沙利文小姐说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今天下午，你自己向麦克沃伊先生报到受罚吧。明天你再不把作业带来，就得到校长那儿去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萨姆说着，坐到自己位子上去。

沙利文小姐忍住笑说：“萨姆，我建议你明天把左脚上的那只运动鞋留在家里，换上和右脚穿的那只同样的皮鞋再来上学。”

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，萨姆也笑了，一边把穿着运动鞋的那只脚高高地抬起来。

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大声说：“可能他的双脚闹分家

① 万圣节：每年十月三十一日。这一夜儿童们可以尽情玩乐。

呢。”

沙利文小姐也笑了。她回到黑板前，问：“现在接着回答：印第安人敌视殖民者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”

萨姆举手答道：“因为殖民者不让他们穿鹿皮鞋^①。”

“够了！”沙利文小姐瞪了萨姆一眼，说，“你不会答就闭上你的嘴！”

2

那天中午，本杰在往学校快餐食堂去的路上，对萨姆说：“你受罚的时候，我等着你好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我还不知道麦克沃伊先生要怎么罚我呢。有时，他只罚我一节课，可是，如果他的报纸没看完，说不定罚我两节课。唉！我只希望他不要叫我写那些句子。”

本杰笑着问：“上星期他罚你写了二百遍的句子是什么内容？”

“他让我写：‘奥尔科特的学生永远是诚实的，他们不用过期的月票。如果他们的月票丢了，就应该买票坐车。’哼，如果你下车时走快一点儿，根本没人看你月票的日期。该我倒霉，走在我前面的两个小孩溜下车后，撒腿就跑，所以后面的人全被挡住，一个个查票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从下面溜掉呢？”

^① 北美印第安人习惯穿鹿皮鞋或其他软皮鞋。

“为什么？因为那样做是不对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下车后要去打那两个孩子，是嫌他们害得你买票吗？”

萨姆没有理会本杰的问话，弯下身去系鞋带。他抬起头来，看了看他的老朋友，他已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本杰的了，心里想：和一个不是自己父母的人能相处这么久真好。没人强迫你必须喜欢他，也没有理由放学后非和他一起回家，星期天一起闲逛。可和父母就不同了，你生下来就命里注定要和他们一起生活，毫无选择的余地。

本杰奇怪地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——本杰，你觉得我们学校怎么样？你能想象出你喜欢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吗？”

“你指的是什么？”

“比如：你不喜欢什么就可以不学什么，你不喜欢数学，就可以看看书，不想看书，就可以打打球。”

“那太没意思了。”

“怎么没意思？”

他俩走进饭厅，打好饭，坐在桌前。本杰看着面前的空心面和奶酪，做出要呕吐的样子，接着说：“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觉得没意思了。就象一年里尽是夏天一样——我的意思是：夏天虽好，直到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你都会觉得夏天太好了，可是再过下去，你就开始想过冬天了。”

萨姆说：“嗨，那是因为你没有丰富的想象力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什么想象力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：世上总有你想做的事，不会感到厌烦的。你看着——”

这时，萨姆突然大声喊道：“哎呀！我的牙护圈掉了！我的牙护圈不见了！”

本杰小声说：“你的牙又没毛病，你从来就没戴过牙护圈嘛。”

萨姆不理他，仍在喊：“我的牙护圈不见了！一定是掉到空心面锅里或是冰淇淋桶里了！赔我，赔我的牙护圈！”

本杰心想：萨姆要不是我的朋友，我一定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怪人。

正在排队打饭的学生停了下来，已经坐到桌旁的人看着自己的盘子，做出恶心的样子，把盘子推开了。

中学部主任麦克沃伊先生是个又瘦又高，头上秃了顶的人，他向来以能沉着应付骚乱而自豪。这时，他走到萨姆面前说：“你是想让全世界都听到你的喊声吗？你真的把牙护圈丢了？”

萨姆忍住笑，肯定地点点头。本杰已悄悄离开他几步，眼睛望着天花板。

“等等，”麦克沃伊先生忽然说，“你没有牙护圈！我记得你妈妈说过你的牙很好。”

萨姆想：这下，麦克沃伊先生要大发雷霆了，他发起火来就象狗叫一样。麦克沃伊先生尽量压着怒气，大声问：

“萨姆，你是在开玩笑，是吗？”

本杰连忙又往远处挪了几步。萨姆低下头，说：“麦

克沃伊先生，刚才，我忽然想开个玩笑……。”

主任气得发抖，他闭了闭眼睛，强忍住怒火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本来你今天下午就得受罚，因为没按时交历史作业。现在，还要加重罚你。你还得写一篇作文，说说为什么不能在学校食堂里搞恶作剧。”

接着，麦克沃伊先生对大家说：“好了，没有什么牙护圈掉在锅里，有个学生想惹大家发笑。不过，这个玩笑并不可笑，他自己可要为此而吃苦头了。大家继续吃饭吧。”

饭桌前的学生怀疑地看了看自己的盘子，有的开始在空心面里拨来拨去。排队的人继续打饭，可从他们盛到盘子里的一点点面来看，大家都不饿了。

本杰对萨姆说：“可怕，可怕。这就是你的‘想象力’！我情愿害牙疼，也不愿有这种想象力。”

一直在等着打饭的布莱克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疯了吗？”

萨姆对本杰、对自己都感到生气，心想：哼，总有一天，人们连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了。

布莱克在萨姆胸前捶了一下说：“你注意，不能拿午餐开玩笑，尽管学校的午饭不怎么样。你和我开什么玩笑都可以，只是不要拿我的午饭开玩笑。因为开饭时间一到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只想快点儿吃饭。再说，午饭时间是我们在学校的一天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所以，开玩笑别找错了地方。”

“滚开，你们两个都走开。”萨姆说完，大步走开了。